

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这一宏大的系统工程中，大运河的全线通航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，而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——

大运河该如何穿黄？

文化观察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自去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》后，如何将大运河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、展示中华文明、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。大运河的全线通航，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。

事实上近年来，“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”话题一直备受关注。在大运河黄河以南、以北段相继恢复通航的情况下，全线通航的关键，在于运河过黄（河）问题。

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认为，纵观历史，京杭大运河与黄河的关系，可以说既是“亲家”，又是“冤家”：运河离不开黄河，但最终也为黄河所毁，成了传统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。而今，随着我国经济、科技事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，大运河与黄河再次“结亲”并顺势完成运河过黄，条件已经具备。

治黄、南水北调创造利好

2021年8月，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在答复省政协委员建议时表示：“要解决穿黄这一制约通航的关键问题，经初步分析，穿黄在技术上是可行的，但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。”同时，省交通运输厅的答复还表示：“同意您提出的大运河线路，我厅在修编内河航道布局规划时，也是选择位临运河、卫运河和南运河线路。”

历史上，大运河与黄河分合数次。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改道，由江苏云梯关入海变为山东利津入海，与运河形成交叉，阻断了会通河的北流水源，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以黄河为界逐渐成为无法贯通的南北两段。

在黄河改道初期，大运河经过抢救治理仍可通航，即在黄河穿运处筑坝设闸，“借黄济运”，大运河在山东十里堡穿黄而过，在张秋镇入运河，经阿城、聊城至临清入卫运河北上。水情较好时，黄河的船只可以通过，南达江淮。此时的运道时通时阻，给漕运带来不少困难。首先十里堡和张秋镇必须建大闸防洪，以免黄河水灌淤淤积；其次，粮船穿黄时，要避免洪峰。后来，清政府放弃运河漕粮运输，运河航道多处淤阻。到20世纪40年代，民间小船改由安山至东平湖东清河口入黄河，河道弯多水浅，稍大船只无法航行，最终于十

多年后逐渐淤废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为实现黄河与京杭大运河有效贯通，山东省曾组织建设入黄船闸。入黄船闸又称那里船闸，位于山东省梁山县戴庙村那里附近的黄河南岸，全长130米，闸室宽12米，1972年基本完工。1976年进行三次船舶自黄河过闸入京杭大运河的试用，但黄河泥沙淤积对船闸运营影响非常大，加之处于黄河险工地段，上闸首在竣工之后曾出现渗水，虽经加固但隐患未除，1980年6月，实施汛前土坝围堵工程，9月竣工后停用，1989年拆除。

此后，围绕大运河穿越黄河问题，专家们提出多种方案，有“穿黄隧道”“架槽”“升船机”等，使船只或从黄河底穿过，或从黄河上拖过去。在济宁市委党校教授、山东省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姜传岗看来，这些设想尚需商榷。通过多年的考察和调研，他认为以今天的经济、技术条件，实施运河穿黄工程并不是多么困难复杂的事情，只需依靠船闸工程便可实现。

“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多年的治黄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黄河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。黄河结束了几千年来泛滥无束的历史，河道、水位保持了长期稳定，现在河水流量、淤沙等都处于被管控之中；黄河调沙、沉沙等技术的运用，更使河道淤积等问题能够解决。今日黄河已非昔日所比，它不再是运河通航的障碍，而且成为通航可资利用的条件。”姜传岗说。

“黄河安”是通航的基础条件之一。姜传岗指出，南水北调工程东线、中线分别为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京津地区调来了长江水，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，黄河水量也将会得到进一步补充和调节，“黄河以南和以北的通航水源都是可以调配解决的”。

“在黄河以南，目前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已输水至东平湖，并建成了三级航道，东平湖已实现了常年盈水，老运河由此引水复航将十分便利；在黄河以北，从临清向北历史上向来是利用的卫河通航，现在仍应遵循这一自然水系和历史源流，从上游河南省启动漳卫河复流工程。从临清向南至黄河一段运河，是会通河故道，无论是引黄河水还是南水北调水都十分便利。这样，南北两段运河通航的水源都是有充分保证的。”姜传岗介绍。

隧洞方案可行吗？

当运河需要穿越另外一条河流时，一般有平交、立交两种方式。其中，平交有是否在河流穿越点下游建坝壅水两类方案；立交也有从河流上方穿越或从河底下面穿越的方案。以京杭大运河与长

江交汇为例，大运河在江北的入江口在扬州附近的六圩，在江南的入江口在镇江附近的谏壁。两河交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“十”字形，从北岸汇入长江的运河水，沿江向东流一段后，拐弯进入谏壁运河河道，向南奔向苏州、浙江等地。

京杭大运河入江一定夹角过长江，实际上是人类智慧与大自然构造的巧妙结合。运河水从江北汇入长江后，借助江水向东流动的力量，顺势进入南流的大运河，为航船“助力”。长江与运河水位不同，可以通过船闸来调节水位，保证船只顺利通行。

当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相遇时，业界有不同声音。有专家提议，京杭大运河穿越黄河，可采取隧道方式。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朝斌认为，通航隧洞一般用于地形高峻、为开挖渠道需要减少土石方工程量的地方，或与其他河流交汇、为避免干扰需要在其下方穿越的地方。通航隧洞的工程条件比公路隧洞、铁路隧洞要求高，不仅需要采光、通风，而且工程地质、水文地质要求高。由于基础处理困难，一般不能建在含水层和易产生不均匀沉降的软基上，以确保不渗水。同时进出口应具有较好的地形条件，既要与原运河平顺连接，保证隧洞直线布置，又要有足够开阔的场地布置引航道和锚泊地等。显然，京杭大运河穿黄工程不宜采用通航隧洞方案。

姜传岗同样认为，穿黄隧道不可行，“根据位山穿黄工程的勘察，隧洞要在黄河底以下70多米深的岩层中才可开凿。水从这种隧洞里流过，实际上是‘倒虹吸’技术的运用，它只能解决河水过黄河的问题。但船舶不等于潜艇，岂能在一个U形管道中钻水？船舶也不同于火车、汽车可以从下沉的隧洞中穿过。”

考察历史上大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地点，结合当下现实，姜传岗认为可以采用平交船闸穿黄的方式。“穿黄工程充分考虑黄河南北运河航道的衔接，黄河南北的大运河在航道级别、船舶规划、运河功能等方面应有所差别。最根本的是保护和活化大运河历史遗产，打造大运河文化带，恢复南北水系连通和航运，促进旅游事业发展等。”姜传岗分析道。

在黄河以南，由于梁济运河、柳长河航道完全承担了航运功能；老运河复航主要在于建设文化带和承担旅游功能等，因此其航道级别可以同黄河北相一致。“在黄河南岸，建造运河入黄闸工程，实现运河、东平湖与黄河的通航。另外再建泵站一座，以备在黄河高水位时提升清水灌塘。在通航过程中，始终保持运河水位略高于黄河水位，以使黄河水不向运道倒灌。”姜传岗说。

在黄河北岸，设立船闸引黄通航，河水单向北流，船闸功能操作更为简便，主要是在黄河水涨时控制其入运的流速，而在通常水位下即可开闸任由往来船只在两河之间通行。“考虑目前黄河泥沙已大大减少，加之运道流量不大，不必另建沉沙池，可以直接

采取机械清淤等方式。泥淤堆放于两岸，可用于筑堤、修路、压碱、坑道回填、烧窑砖等，综合利用起来。”姜传岗从经济、人文、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设闸的可行性。

尚需深入研究论证

在谈到运河穿过黄河的选址时，姜传岗有自己的考察。他认为，由于黄河以南梁济运河和柳长河的通航完全脱离了老运河故道，成为一条没有任何历史遗存和文化传承的航道，留下了诸多遗憾。因此，东平湖以北的通航应严格坚持以文化为引领，回归历史线路——即从八里湾向西，过湖经戴家庙乡至十里堡入黄河。

“这段古运河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存。”姜传岗阐释了理由。历史上明清运河从东平至西平山西行，经戴家庙进入古寿张县，经十里堡、姜家庄等到沙湾入元代运河，然后北行，经八里庙到运河名镇张秋，继而向北至东昌府、临清等。

“从戴家庙到张秋这段运河，处于西南黄河向北决口入海的必经之地，因此成为明清时期南北漕运的最险要之处，也是当时‘治河保运’的中心地带。名载运河史册的沙湾、八里庙就在这个地带的中心。”姜传岗说，当时此地运河两岸闸、坝、桥鳞次栉比，水工设施和祭祀建筑、碑石等密布，历史遗产资源之丰富为运河沿线少有。清末，黄河改道山东其穿运河之处就在十里堡与姜家庄之间，当时为维持南北通航，山东巡抚丁宝楨曾于光绪元年于十里堡修筑了运河入黄闸，该闸为漕船过黄河使用了27年，首创了运河船只入黄河的经验。

综合以上原因，姜传岗认为，新建船闸可选在旧闸遗址附近。在黄河南岸，古运河遗址就在东平湖南沿的水中，新建的梁济运河和柳长河航道过八里湾船闸即入老运河故道，向西出湖后6公里就是十里堡黄河岸。其间戴家庙乡的一段老运河故道仍然存在。经查，今东平湖湖底与十里堡黄河河底海拔均为38米，东平湖与黄河水位通常都是42米，间或落差在0.5米至1米之间，地势平坦，是实施船闸工程难得的良好条件。

在黄河北岸，姜家庄临黄堤外台前县夹河乡（今属河南省）地面平均高43.5米，地势南高北低。由此开河建船闸，黄河水即可自流向北，直达10公里外的张秋镇，通航也不是难题。

当然，解决穿黄这一制约通航的关键问题，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。此外，黄河以北复航涉及山东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等多个省份，以及水利、环保、文物等多个部门，且工程技术复杂、投资规模巨大，需要国家层面统筹协调推进。

文化视点

让文物更好地融入生活

据人民日报海外版，2021年11月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让文物活起来、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》。会议指出，要开展创新服务，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、服务人民，积极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，多渠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。

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认为，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“让文物活起来”的时代意义。一方面要加强文物保护传承，发挥文物在传承中华文明、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不断增强文化自信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支撑。另一方面要加强文物合理利用，促进文物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。

在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黄洋看来，让文物活起来，首先要做好文物的研究阐释。比如《中国考古大会》用多种方式再现了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，而这是以多年来考古研究的成果为基础的。只有把文物研究好、研究透，才能讲出吸引人的故事。

技术的发展也为文物活起来提供了新的机遇。“博物馆不仅要让观众‘请进来’，更要利用丰富的手段让更多文物‘走出去’，走进大众生活，走进人们心里。”黄洋说，让文物活起来的关键在于让文物价值实现更广泛的传播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大放异彩。

主旋律电影：价值与市场的双向拓展

据文汇报，2021年，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，这也是中国宣布实现全面小康百年目标的里程碑意义的一年，一批与建党百年相关的主题性献礼影片陆续推出，形成了年度最突出的电影现象。

如何让主题性创作与大众化表达求得最大公约数，一直是艺术创作的必答题。献礼片在创作主题上有明确的规定性和指向性，大多数人物和故事不仅人们在历史书、教材、政治读物上早就耳熟能详，甚至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表达。如何在观众相对熟悉的题材、故事、人物、主题上发现新的审美空间，提供新的审美体验，产生新的时代意义，并且为市场所接受、为观众所接受，无疑是道复杂的必答题。建党百年的献礼片显示了创作者们自觉的创新追求。有的转换新的叙事角度，有的追求不同的审美风格，有的更加追求个体性的介入，有的追求更加诗意的表达，有的重视现实主义的质感，当然更多的是寻求类型化的努力。在大历史的微观化、典型人物的平凡化、故事的戏剧化、场面的类型化、风格的多样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绩，也探索了整合资源、组合创作、大制作支撑、明星加持、现代电影节赛推等等生产和创作方式。可以说，主题性创作在创新上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，出现了一批被观众接受的具有市场头部效应的“新主流电影”和风格各异的不同形态的电影。

《曹雪芹与红楼梦》：文史互证呈现巨著诞生

据光明日报，2021年，恰逢建党百年，新红学诞生百年。在这“双百”之际，《红楼梦》作为文学经典，其对于创新性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、确立新时代的文化自信、充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。为此央视组建了专业团队，多方协作，耗时两年，精心打磨出一部名为《曹雪芹与红楼梦》的纪录片，其特色如下：

首先，以文史互证方法演绎曹雪芹的一生，生动展现巨著的诞生。纪录片《曹雪芹与红楼梦》以6集的篇幅，按照“一局输赢料不真”“斜阳寒草带重门”“生于末世运偏消”“眼前春色梦中人”“凡鸟偏从末世来”“清砧怨笛送黄昏”的主题，以板块结构一一串联起曹雪芹的家世与《红楼梦》的写作过程。其次，吸纳最新红学成果，显示千门万户的红楼世界。纪录片《曹雪芹与红楼梦》特别邀请了胡德平、王蒙、叶朗等诸多学界翘楚。该纪录片中，红学家的专访话题涉及当下诸多红学热点与难点，如红楼女儿的薄命问题、曹公的写作观问题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译介问题等，为我们通向《红楼梦》所展示的艺术世界打开了一扇扇大门。

数字化修护彰显经典作品魅力

据人民日报，电影修复是一项“与时间赛跑”的工作。经典影片修复重现有助于传承文化、延续精神，正在打开新的市场、释放商业潜力。无论是《小城之春》《渔光曲》等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早期影片，还是《大闹天宫》《天书奇谭》等吸引不同年龄段观众的经典动画，经典老电影承载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集体记忆，寄托着人们的梦想与情怀。它们的重现，往往能掀起怀旧观影的热潮。当前，许多电影节开设“修复经典”单元，一些修复版影片一票难求，凸显其独特的市场价值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修复经典不仅仅是“修旧如旧”的致敬，更是“补新出新”的再创作。

如今，电影修复工作日益受到重视，成为电影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内容。2006年起，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启动“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”，在国内率先开始了抢救、保护国产老电影的工作。截至2020年，已完成3100余部影片的修复。电影修复事业蓬勃发展，同时也面临着“成长的烦恼”。如何平衡“忠于原貌”和“适应当下”的关系，让更多高投入的修复版电影叫好又叫座？行业面临的现实课题，需要在实践中更好探索解题之道。

（□记者 张依盟 整理）

源于那场大火的歌

□ 逢春阶

小译观察

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去了。在跨年夜，在零下36度的黑龙江漠河，我推开了漠河舞厅的那道小门。我想着这个网红打卡地该是多么热闹，可舞厅静悄悄的。舞厅老板李金宝说，因防疫需要，每晚九点就打烩了。我跟他聊起了正走红网络的歌《漠河舞厅》。

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，都有一个时空背景。《漠河舞厅》这首歌也有个悲伤的源头。前一天，我参观了漠河大兴安岭“五·六”火灾纪念馆，记住了一串冰冷的数字。1987年5月6日，大兴安岭北麓林区大火蔓延到了101万公顷的森林。28天不停的大火，吞没了211条生命，266人烧成重伤，5万余人流离失所，50万公顷的森林化为灰烬。我记得，当年全球华人都捐款支援，正上大学的我和同学也都捐了。

水火无情，岁月也无情。要没有这首歌，我都忘记了还有那场大火。

54岁的李金宝是那场大火幸存者。三年前，他开了漠河唯一一家舞厅，那是一个由早冰场改造成的半个篮球场的地下室，来的多是五六十岁的人。李金宝说：“有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跳舞，每次都是一个人在跳，我觉得

很奇怪。他来过四五次，每次待个把小时，大部分时间坐那儿，也不跟人说话。他挑曲儿，节奏感强的才跳，跳得挺好，能踩上点，看着像跳过很多年舞的人。”后来，听说老人的妻子也在那场大火中丧生，他一直没再婚。音乐人柳爽到漠河采风，根据老人的故事，很快写出了一首歌，几经修改打磨，这首叫《漠河舞厅》的歌迅速走红网络。

“如果有时间/你会来看一看我吧/看大雪如何衰老的/我的眼睛如何融化/如果你看见我的话/请转过身去再惊讶/我怕我的眼泪/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脸……”忧伤的调子，低沉的倾诉，唤起了漠河人的记忆，也打动了无数的年轻人。音乐人柳爽也是个年轻人，大兴安岭特大火灾发生时，他还没出生，可正是那场大火，触发了他的灵感，他捕捉到了人性的凄怆之美。他在乎，他牵挂，他沉浸，他投入，于是音符自然地流淌了出来。

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。海明威说，“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靠技术造出来的角色，他们必须出自作者自己经过消化了的经验，出自他的内心，出自一切他身上的东西。”这些东西是什么？就是独特的生活体验，就是对生活的独特感悟。一个艺术家如果脱离了现实生活，一味冥思苦想，是创作不出真挚感人的作品的，闭门造车，作品必会出现概念化、程式化而失去情感与精神的含量。

大兴安岭特大火灾，埋藏在记忆里，需要艺术家去小心翼翼地拂去烟尘，耐心打捞。大火熄灭了，211条鲜活的生命，50万公顷鲜活的林木，灿烂的生命之花，被烧焦了。生命骨髓深埋于时间中，逝去之以另一种方式活在宇宙中。但总有一个个细节，任凭什么也无法抹去它们的棱角，它们等待着唤醒。音乐人用音符把他们塑造，这就是艺术的价值。其实，听歌的人并不在乎太多复杂的技巧，就一首歌来说，音色听着舒服，节奏感和旋律能接受，歌词接近生活，符合大众审美。这就够了。

我期待那个独舞的老人在跨年夜走进舞厅，我想欣赏他的舞姿，我想听他讲述。夜深了，没有人来。李金宝抽着烟，我看出他并不希望我走，他想跟我聊。可天太晚了，我告辞，一人走进了冰天雪地中，脑海里播放着那首歌：“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/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/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/你什么都不必说，野风惊扰我……”

我脚下曾经是一片花海，吞噬希望的火苗曾经在这里肆意蔓延。如今，我眼前是已经长了34年的白桦树，枝杈上挂着雪粉。

我珍惜每一首走心的歌，珍惜每一次暖心的倾听。在新年夜，我祈愿每一寸土地都永远平安吉祥。漠河你好！大家新年好！

